

创作谈

编者按

近年来,在国内图书市场,传统文化题材呈几何式上升的趋势,聚焦一种文化形式并融合个体生命觉知成为不少作家的本能反应。海南儿童文学作家邓西从中脱颖而出,她在新作《永远的阿贝》中歌咏黎族的文化和生活,她把生命、情感、时代等这些复杂的命题融汇在黎族传统织锦的传承中,让故事具有更为丰富且举重若轻的文学质感。故而,《永远的阿贝》甫一出版就备受关注。



永远的阿贝

邓西

海南出版社

《永远的阿贝》主要讲述主人公阿依在目睹堂妹阿贝被河水吞没后,深陷恐惧与自责。为了走出这段痛苦经历,阿依来到雨林中的外婆家生活,并跟随着外婆的回忆,与童年的外婆相遇。在黎族文化的滋养和彼此童年的碰撞中,阿依决定跟外婆学习织黎锦。在学习黎锦的时光里,阿依对文化传承、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有了新的思考,并将这一切织进一幅名为《永远的阿贝》的黎锦之中。

链接

那些经典的童书

◎《哈利·波特》魔幻系列(全七册)

《哈利·波特》充满了浓浓的“爱”和“友谊”。作者和读者在罗琳创造的魔法世界中,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古堡般的魔法学校以她特有的魅力欢迎了哈利和他的同学们:大礼堂的天花板上闪烁着耀眼的星光;白色的幽灵在他们头顶上飘荡;宽大的餐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会说话的肖像询问他们入门的口令……这种生活是多么美妙迷人!

还有,《哈利·波特》中没有一个大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男孩子哈利和罗恩也做过逃课、抄作业这些“坏事”,而“好学生”赫敏往往是他们的帮凶。正因为他们不那么完美,才更显得生动可爱,就好像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

◎《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童话》选收安徒生童话二十三篇,迄今仍代表着世界童话的最高水平之一。这些人类心灵的篇章,处处凝聚着作家的实际生活感受,洋溢着作家的浪漫向往,加上诗一般的语言,不仅使孩子们为之着迷,成年人读起来也会爱不释手。

安徒生(1805年—1875年)出生在丹麦欧登塞一个贫寒的鞋匠家庭,童年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少年时对戏剧产生兴趣。安徒生一生尝试过写诗歌、剧本和小说,但都没有他的童话影响大。三十岁时,安徒生发现“童话”最能发挥他的才华,因为它们读者是“未来的一代”,他愿为他们贡献他的全部聪明才智。于是从此献身于童话创作,终于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童话作家。

◎《昆虫记》

亨利·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一部世界昆虫的史诗,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

它是一座丰碑,激发了几代青少年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被公认为科学与文学交融的经典作品。

法布尔,一个怀着对生命的敬畏精神的人文者,一位以毕生的精力观察和研究昆虫的寻梦人。达尔文赞誉他是“无法效仿的观察家”,国际学术界公认他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始人”,而现在,他将带着孩子们遨游奇幻的昆虫世界!

(杨道 辑)

《永远的阿贝》

把「魔法」织进黎锦

■ 邓西

2019年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路过一棵开花的树》之后,就辞掉了工作,从海口市搬到了五指山市居住。五指山市是黎族苗族的聚居地,也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所在地。我在这儿生活了五年,结识了不少黎族朋友。我喜欢听他们讲故事,了解他们的风俗人情和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能见到黎锦和黎锦元素。我曾经在五指山黎峒文化园工作过一段时间,景区请了几个阿婆天天在黎祖大殿里织黎锦。我常常跑去看她们织锦,给她们拍照片,和她们聊天。

五指山市有一家全省最大的民族博物馆,有一家民族技术学校(学校有教织黎锦的课),有一位国家级黎锦传承人和她开的黎锦传承所,有好几个省级和几十个

市级黎锦传承人……可以说,我的生活日渐被黎族文化所影响,被黎族人民的生活所浸染。黎锦是黎族人民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以前黎族人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质朴的生活,有一部分黎族人世代住在大山里,住在热带雨林里,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我一直很想在我的作品中展示他们的生存智慧,以及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

在写《永远的阿贝》这本书之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虽然日常生活中我就能见到黎锦,但具体怎么织,腰织机怎么用,纱线怎么染色,我还是弄不清楚。为此,我专门去一个黎族朋友家,看她阿妈织锦。但是阿妈说的话我听不懂,虽然有朋友在场翻译,我还是一知半

解。我只好录下阿妈织黎锦的视频,带回去慢慢看。后来,我又去民族博物馆拍了很多照片回来,还从网上买回来一些黎锦学术方面的专著进行研究。

随着对黎锦的深入了解,我越发喜欢这种古老而传统的织锦技艺,纺、染、织、绣,无不展示出黎族女性的审美和智慧。我尤其喜欢植物染色,比如,用哪种植物的叶、哪种植物的根、哪种植物的果实或者哪种植物的皮,染哪种颜色,这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我觉得学会了植物染色,就好像拥有了大自然的魔法一样……还有黎锦花纹图案的寓言、黎锦色彩的搭配等等,这些都让我着迷,让我产生了要把黎锦文化写进书里的念头,于是就有了《永远的阿贝》这本书。☞



人物档案

邓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和童话;已出版《路过一棵开花的树》《鲸歌岛的夏天》《秘境回声》《追海》《栗树鸭的天空》《永远的阿贝》《蝴蝶和树的孩子》等多部作品。曾获“中国好书”奖、“桂冠童书”奖、“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儿童文学》擂台赛奖、“读友杯”短篇小说大赛奖、天津图书奖推荐和提名图书、海南省南海文艺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多种奖项;作品版权输出英文、俄文和阿拉伯文等。

邓西与她的《永远的阿贝》

链接爱的信仰的公开课

■ 曹转莹

邓西的最新长篇《永远的阿贝》将文学审美属性与社会价值属性完美结合,贯通着作者近年来生命思考型儿童成长长篇小说的创作风格,她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常常讳莫如深的生命教育主题作为着力点,将儿童文学的精神内蕴向更高远处推进。而此次作者扎根海南黎族本土文化传承的内旨,是以“外省人”的视角对黎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观照与反思。

儿童文学潜在读者的阅读志趣尤其需要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需要真善美层面的完美建构与价值引领。生命教育主题是作者人物塑造的指南针。死亡只是自然生命的终结,不同于对“另一个世界”的情感寄寓,生命存在记忆本身就可以永存。小说中芸阿婆、外婆、阿蜂等人物的塑造都十分饱满。在芸阿婆悲苦的人生历程中,人生的百般磨难终究在她失忆后的琐碎日常生活中消解。阿芬姨婆冒着生命危险救下小鹿,阿蜂为给父亲买药而打鸟与其他村民关于优胜劣汰狩猎法则的坚守等,都是关乎自然人性的深

刻思考。堂妹阿贝溺水而亡,姨婆阿芬跌落悬崖,甚至最终芸阿婆永别,这种偶然性悲剧对幼年的阿依和外婆而言,都是“载不动”的生命现实。

然而,南国村庄乡野的自然风光具有天然的慰藉功能,它不仅给予人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存境遇,也承载着黎锦文化传承的自然地理空间。背负深重的愧疚、自责之感的阿依,在淳朴的美呀村找到了情感记忆的承载空间。这位有着湖湘作家沈从文遗风浸染的海南作家,将切身的黎族区位生活观察经验力透纸背,一针一线、细细密密地将美呀村所特有的黎族风俗民情包括船型茅草屋、山林狩猎、黎锦嫁衣等元素编织成型,跃然纸上,如同博物馆的文化景观般雕刻出来。

这是一部显性地以呼吁传承黎锦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清醒自觉意识”的儿童小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显然是邓西关于打开黎锦织造技艺文学创作的古典意蕴维度之一,而外婆对民族传统技艺的坚守以及黎锦

所焕发的新光圈,都彰显出黎锦文化传承强大的生命力与深厚的精神价值。黎锦中的图腾文化大力神、甘工鸟、青蛙等传统几何图案以及织锦者所独创的各类动植物、黑白人形纹等专属记忆符号,都承载着人类最本真的生命祝愿和内心告白。尤其是小说中代代相传的嫁衣、阿蜂儿时的黎锦服装、与阿芬密切相关的绿色锦带、曾外婆关于原谅的兔子、蛇与母子纹等黎锦制品,传递着人类之间的精神血脉甚至生命记忆,饱含着深沉的人性内涵。

作为一部优秀的儿童小说,邓西在“清醒的被动”中,始终保持着孩童滤镜般的观察视角。同时,在儿童视角的余光处,邓西对黎族传统文化的出路,有着呼之欲出的显性冲动,包括对黎锦编织技艺传承困境的阐释。而正是这种举重若轻地将生命教育链接于文化传承的文学创意,使得《永远的阿贝》散发出驶向经典的星辉,为生活在真实生命世界的少年,献上一堂关乎生命抗争与爱的信仰教育的公开课。☞